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河渠

絳巖湖記一首

南陵縣大農陂記一首

桂州重築靈渠記一首 興州江運記一首

祈門縣新修閭門溪記一首

絳巖湖記

樊 珣

句容西南二十三里曰赤山天寶中改為絳巖山以文

變質也山外周流厥有湖塘舊址考於前志則曰吳人
創之梁人通之矣洎金火有變積為習坎灌莽之所我
唐麟德歲邑宰楊嘉延亦纂前服利農為名雖迹於傳
聞而事斯茫昧楊氏之後今餘百年實滋菰蒲莫植粳
稻剝極則賁俟能而伸大厯十二紀縣大夫兼大理司
直太原王公昕能蘓罷勞一作人且易弊俗臨湖而歎以
欲從人吟使臣之清風酌良牧之高課將圖永逸匪顧
暫勞因察其地形訪以輿誦謀始作則定徒撰工月在

休農雲其荷鍾周匝百頃

一作里

蓄為湖塘置兩斗門用

以為節旱曠則決而全注霖潦則潴而不流收功濟時
道甚明遠開田萬頃贍戶九鄉洎成奧區頗無凶歲魚
稻之盛公實為之昔叔敖芍陂能張楚國史起漳水竟
富魏邦秦稱鄭國漢歌郃杜皆謂是也每商羊罷舞龍
見而雩比屋有憂於銷鑠連阡莫覩於耘耨我則黛波
齋淪白鳥飛滅下洞庭之鳧鴈泳中流之鱸鮓橫塘之
右構為新亭芬其芰荷樹以杞柳揚楚江嶺憧憧是途

行李實獲於蔭庥歌詠或藉於觀覽懿乎哉君子之心也孰愈崇其島榭侈以林堂此而莫文翰墨奚述大
歷十二年十月三日記

南陵縣大農陂記

韋 瓘

宣部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蓋由庶民囂豪物產多狀
山川闢錯風俗詭浮故理東則民潰政放則民怠俱不
得其極自非肅廉和敏措動守中則莫至良能况功利
及物邪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部精心厚

下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陵印為大夫
於是肅以檢姦庶以約身和以納民敏以應物物不夭
落民得休泰盧公嘗曰時或爽候雲龍遁逃膏澤翔枯
物不遂液吾人其瘁乎下令邑中有能修復陂塘積水
防患者終懋厥功先時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
梗幽扈丘隰遁形空規殘狀非鄉黨之壽耄不可欵識
與人飛語他邑病能訾訾囂囂波翻風合范君獨判於
心不惴一作畏騰口曰利於人也使吾獲戾而罹悔真吾

心也且黔愚皆苦於始作而泰於成功况吾君侯明吾天子聖尚何懼哉乃召鄉老里正尹而計之具畚揭列綆鍾筥礫礮堅披材輦壤日必巡丈周察勢便仁以撫馴悅以附來法以督姦勤以勸勞於是雲動雷行斬莽闢蕪撥腐曝淤培高徹卑不知形疲不憚苦骨不殘民力不費金刀潛軼化工事於農隙三旬而畢不戮一人其大一作始也驅江波六十里活活下來闢荒梗數萬畝汪汪虛明疊石構嶺縱三百步龍蟠虎闕橫殺衝波泄

流引洫臂發三港支分脉散澤入大田厥功既成乃有

風雨暴鬪回復

一作激

換晨虺虺沸會似聞構作及乎雨

斬雲除則沙洲突出力捍嶺下若自開闢之初信為神

物所相雖使江河合災驚濤稽

一作懷

山大浸崩驅暴猛

未敵亦不能軼峻防而侵厚趾斯乃天贊其功豈非仁

深於物乎其或火雲熨天旱魃為虐歎蒸瘴怒蛟龍追

誅而翠湫搖岸澄瀾洗月溶溶浩浩獨落天光順勢導

流猶潤百里則貫畦浮塍平歲之溉千頃豈為多哉其

細也。孕鱗甲之族，育鳧鴈之羣。羅生菰蒲，蔓合菱藻。漁

父舟人，浩歌揚楫。厚生之物，永永不極。斯其功也。可以

灼當世而芳千古矣。昔者西門豹治鄴，召翁卿

二字一作公

治上蔡而史氏國書

或作書美

顯白良能，以其因水茂功利

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功符天作，可以論古對能。豈

有媿乎范君尋遷御史，後三年吏民益慕而願表尤功。

今連率范公以文行德器，挺為時賢，爰領宣部仁義，明

舉其下，聳善常推至公邑人。三請于公，乃曰：他人有善

惟恐不聞况伯也

一作氏

功利如是吾豈詭故哉乃從之

邑長李君久以材能弘張其化吏民甚安之追論大農
盛績因民之心以成其善志亦春秋之事也鄉將石定
錄事丁宗耆壽戴誠佐史章僧或叅其議或督其事洎
百姓朱綸李縱田丘程胤等若干人咸請予為記云元
和八年歲次癸巳六月壬午朔十五日丙申建

一作皆唐

文粹

興州江運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

集作大夫

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用

一作舉

周漢

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

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

士黻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

祀公固不許退而相與怨咨惶惶如不欲

集作飲

食於是

西

集作四

鄙之人密

集作私

以公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

曰惟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

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

固公患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地

集作人

之故吾能知

之自長舉北至于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粟亭川踰

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

水潦窮冬雨雪

集注作水潦于秋雨雪于冬

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

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枕

集作藉物故餽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

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

集本作之

西可以導江江

集本

不疊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能

集作得

知也吾受命

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

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縱以焚火

集作焚以炎火沃之作

以食醢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易其朽壞乃闢

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

殺湍悍

集注作水怒

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䟽

導江濤萬夫呼拊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

既遠淡焉

集作為

安流烝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無虞專

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

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
殫饑饉昏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
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
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評集作刑

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穡梁歲無凶災家有積

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扛梁已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

以戎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方集作人之力而百役已告

告集無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

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挹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
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
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唯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
其官而受封國者矣集注西門遺利史起興歎白圭壑
隣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
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焉集無此字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
于後祀

祈門縣新脩閭門溪記

張途

縣西南十三里溪名閭門有山對聳而近因以名焉水自壘嶂積石而下通于鄱陽合于大江其濟人利物不為不至矣其奔流激注巨石砒礪騰沸汹涌澆澗圓折凡六七里舟航勝載不計輕重篙工楫師不計勇弱其或濟者若星馳矢逝脫或蹉跌必溺灣旋中俄頃滅跡矣邑之編籍民五千四百餘戶其疆境亦不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內業於茶者七八矣繇是給衣食供賦役悉恃此祈之茗

色黃而香賈客咸議愈於諸方每歲二三月齋銀緡繒素衣求市將貨他郡者摩肩接跡而至雖然其欲廣市多載不果遂也或乘負或肩荷或小輟而陸也如此縱有多市將泛大川必先以輕舟寡載就其巨艘蓋是閭門之險元和初縣令路君一作是常患之聞於太守故光祿大夫范卿因修作斯處其後商旅知不履閭門果竟至籍戶繇是為之泰其來已五十五載矣元和咸通伏臘相遠閭門始廢一作度之時功未甚至猶利於人且久

長慶中縣令王迅曾畧見舊址蓋茶務委州縣貴甞邀
商賈而已今則潁川陳甘節為祈門一年而政成孜孜
求閭里之患果得閭門溪焉乃速詣目擊嶮狀吁可畏
也必一作心期改險阻為安流迴激湍為澄碧乃錄其始
製之實聞於太守清和崔公自請以俸錢及茶一有羨
案字
利充市木石之用因召土客商人船戶協助夫使咸適
其願無差役之患無箕歛之弊公悅而從之自咸通二
年夏六月修至三年春二月畢穴盤石為柱礎疊巨木

為橫梁其高一丈六尺長四十丈闊二一作十尺堰之

左俯崇山作派為深渠導溢流迴注于乾溪既高且廣

與往製不相侔矣甃石疊水泝流安逝一帶傍去滔滔

無滯馴鷗戲魚隨波沉浮不獨以賈客巨艘居民葉舟

往復無阻自春徂秋亦足以勸一作歡六鄉之人業於茗

者專勤是謀衣食之源不慮不優夫如有以見清河

公求理誠至苟非良邑長不可以佐理潁川君臨事必

專苟非賢太守以立事其作用堅固永久與山川齊途

寓於郡下嘗遊茲邑頗熟本末因得以記咸通三年秋七月十八日歙州司馬張途述

桂州重修靈渠記

魚孟威

靈渠乃海陽山水一派也謂之灘水焉舊說秦命史祿吞越嶠而首鑿之漢命馬援征徵側而繼疏之所用導三江貫五嶺濟師徒引饋運推俎豆以化狻飲演墳典以移馭舌蕃禹貢盪堯化也則所繫實大矣年代寢遠隄防盡壞江流且潰渠道遂淺潺湲然不絕如帶以至舳舻經過皆同冢盪雖蒿工檝師駢臂東立瞪眙而已何能為焉雖仰索挽肩排以圖寸進或王命急宣軍儲速赴必徵十數戶乃能濟一艘因使樵蘇不暇採農圃不暇耰靡間晝夜畢遭羅捕鮮不顛天胥怨冒險遁去矣是則古因斯渠以安蠻夷今因斯渠翻勞華夏識者莫不痛之洎乎寶厯初給事中李公渤廉車至此備知宿弊重為疏引仍增舊跡以利行舟遂鏘其隄以扼旁流斗其門以級直注且使沂沿不復稽溢李公真謂親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 卷八百十三

十一

規養民也然當時主役吏不能協公心尚或雜束篠為

堰間散木為門不歷多年又聞湮圯于今亦三紀餘焉

桂人復苦已恨終無可柰何矣况近歲來蠻寇猶梗王

師未罷或宣諭旁午晦暝不輟或屯戍交還星火為期

役夫牽制之勞行者稽留之困又積倍於李公前時轉

使桂人膚革羸腊指足胼胝且逃且死無所訴怨殆十

七八矣咸通九年余自黔南移鎮於此艤棹嶺首備觀

其事試詢左右曰向時何不䟽鑿版築而使艱阻如是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 卷八百十三

十二

耶則未校劉君素前曰遠事固不可指明近事又非不

知修渠必去民病然其柰邇來屢以迎送輜軒供億師

頓召募補卒犒賚征夫帑藏且彈閭井亦盡故無以興

䟽鑿版築也余固為父隱一作慈於子孰有子病而為家

貧不求醫救子是知長吏所當子民也今民塗炭若是

又何緣帑藏且彈而無暇救之固項一作須約公費積刀

布召丁壯導壅塞以平民病也因召君素若能主張乎

君素唯之遂領其軍凡用五萬三千餘工費錢五百三

十餘萬固不敢侵征賦必竭其府庫也不敢役窮人必傷其和氣也皆招求羨財標示善價以傭願者自九年興工至十年告畢其鑄隄悉用巨石堆積延至四十里切禁其雜束篠也其斗門悉用堅木排豎至十八重切禁其間散材也濬決磧礫控引汪洋防阨既定渠遂洶湧雖百斛大舸一夫可涉繇是科徭頓息來往無滯不使復有胥怨者噫草木無情也榮落限於春秋然猶春則華秋則實以利於人焉而人稱萬物之靈擅百歲之

壽安可不利於人哉況余無大勲業而竊據寵祿宜孜孜力補尸素豈令草木反鄙於余哉於是聞害必削見益必樹蓋為此耳時上聞其興役遠降詔書猥賜嘉獎然人臣受國恩為惡則罪一作惟耳為善乃常事亦猶子

孝親詎可誇乎況余審其所為未立山愧一作疑矣又何

敢當詔書之美也今所自記重脩非為名也且要叙民之艱苦實猶斯渠冀後之居者不闕其修行者不毀其修長利民而已矣時咸通十一年四月十五日謹記

文苑英華卷八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祠廟上

滑州修堯祠記一首

鳳翔府扶風縣文宣王新廟記一首

袁州文宣王廟記一首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一首

諸葛武侯廟記一首 斥鼻亭神記一首

滑州修堯祠記

白敏中

白馬津西南五十里曰堯祠袞龍騰文劔佩有光德音
不遐精魄如在然而祠廟僻遠藻薦亦稀荒榛不除茂
草斯鞠司空隴西公即戎之二歲勤恤人隱期於俗阜
夏四月宿麥方登油雲未施公愀然殷憂思降甘澤因
曰古先皇王孰神於堯盍將禱焉期有所應乃率寮屬
將校質明而往鍾磬畢陳牲牢在筵翊精肅容虔禱移
時祝拜之際盱蟹如答未及迴車重陰已周密雨輕洒
槁苗特起逮夕及晨自葉流根寮屬將校相率稱賀曰

天災滑民仍歲不登道殣流離十年于茲公能以誠明
動神祇膏澤發枯朽免積逋於餓隸變旱歉為豐稔固
當大崇廟貌以旌厥美於是飾粉壁張羅帷樂廬四周
丹紺交輝肅肅靜密神之所依是宜播公之美揚神之
祉刻於金石而為之記時大一作寶 曆二年七月二日
建立

鳳翔府扶風縣文宣王新廟記 程浩

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至明也

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

料廣以寸管測明

一作景非

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

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臆

一作偉

哉夫子生

後於天地而知始亡先於天地而知終

一作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

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

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

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

一有知字

其損益百王憲章吾

一有知字

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未

可詮於無

一作其有

物釋未可證於無生一以貫之者

一無此字

我先師夫子見之矣

矣字一作夫子

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

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

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彰

一作芳

遠而彌光用之

而

一作者

昌捨之而

一作者

亡昔否於宗

一作宗字

周今泰於皇

一無皇字

唐不然者何耀

一作被

袞而裳垂旒以

一作而

王者哉

扶風古縣也在京之西環渭而

一作之

北望標闕輔之首

雄壓劇秦之大有尉曰素弁者學稽漢室名振伊鼎跡

泯味道力餘功文

一作學吞漢臺賢負伊文則變雅行乃矩物

其為政也剛

而能斷柔而能吐其理身也靜爾深谷澹然澄江紆大

君之明命注賢相之清選

三十六字一作其為政也剛以斷其理身也柔而立回大

君之清問動賢相之精選

寅奉聖旨廓新祠堂

一作寅奉詔旨廓新祠堂殿宇一作

廊岑立宮墻島峙

一作趾

眸尊儀

一作眸先師

於兩楹羅禮貌

一作羅亞聖

於十哲砌蘭有主院栢分行徂庭自肅入室知

一作加

敬陳牲牢而在旅

一作如在間旅

籩豆而無筭天下

大軍之後

一有也字

時弊而沒禮域中小康之前

一有也字俗媮

而迷歸懿文

一作尚儒

以戢兵尚德以

一作義而設

銷戰使人從

善遠惡而不自知大哉袁氏之子其用心也至矣邑宰

李公政事

一作才思練達

德音

一作政事

和理風聲樹而

一作於

丕

變眊頌樂而不支縣丞主簿尉等琅玕王畿黍稷公器

覽容色窺相公之明鏡整鬢鬣趣相公之龍門雲霄坐

馳鳴躍可俟浩客

一無此字

自帝輦

一作鄉

聿來

一作薄遊

鳳翔入

境而醉聞佳政歸歟而食

一作告歸而食

味尤績前尉許摯

一作

贊起予能事春秋之徒如何勿書時大歷二年某月日

記 一作皆唐文粹

萊州文宣王廟記

蕭定

於戲太樸既往淳風不扇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而大賚
于生人天縱夫子以聖德而誕敷于文教不然者則禮
樂墜於地憲章弛而不張忠信薄於家人其被髮左衽
矣周德既衰諸侯擅命非堯舜其能以天下讓於聖人
道在先天其能違天命要于富貴故夫子屈身以行道
而道濟天下邁德以立訓而訓被家邦向使夫子為有
土之君南面而治則大道洽于羣物一作動而况於人乎

大化行於蠻貊而況於華夏乎夫天運之陵夷下民之昏墊若虞泉之不可晝也故夫子鬱厄於當時生人之未富

一作窮

世數之相變若長江之不可竭也故夫子道

行乎千載觀乎有國有家者微夫子之教其何以行之哉夫子之教也修身以及家自家以形國而治道備矣是以治萬人如治其身治天下猶治其家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燦然明白若日月之照臨光于上下

一作

下以一作

是故用其大者治大用其小者治小不用而

能治者未之有也且三代之主皆聖君也而猶社稷與世數存沒祀典將子孫廢興則其餘皆可得而知矣夫子官為司寇道冠百王歷萬古而彌尊與四時而並運生徒滿天下祠宇充郡國與生人終始將天地盈虛非天下之至聖孰能與於此者乎稽夫兩楹坐奠惟夫子疇昔之夜夢尊為人君惟聖主御歷之辰應之則開元叶明王之符夫子播人君之化矣大厯元祀定自尚書左司郎中試秘書少監兼此州刺史祇膺典禮式展誠

敬入夫子之庭廡美聖德之形容高堂巋然垣墉半落
俎豆斯在榱桷全崩靈像頽容門人虛位乃謀及寮吏
撰日增修府寮從胄子一作曹吏從龜從筮從是之曰大同
敢徵良匠祇敬歲事改造夫子及四科之像兼畫六十
二子之容江鄉土卑垣墉多隙以板易竹以粉代巧廊
廡庭除罔不畢葺籩豆簋盞罔不畢陳入其室若聞講
誦之音升其堂如聆金石之響冀夫素江之上將弘洙
泗之風素山之人能傳鄒魯之學儒行充於比屋中庸

化而為俗矣非恒一作能之也冀能者賡之述而不作

識者可爾時大歷二年協洽歲律中無射之月兼刺史

蕭定記

處州孔子廟記

見八百四十六卷

韓愈

陳留郡文宣王廟記

見八百四十六卷

陳兼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為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

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
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
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為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
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

一疊至字

而不可却終

一作往字

而不可

留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筭

一作單不

能匡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
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
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

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挂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

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州一作陵之饗如在玄風

可想至德興歎美之詞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

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虛一無此字歎焉詳其精義格一作

被物鈞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墻仞哉是

知讓之為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

懷永思定忝列藩條欽崇懿範予以加敬嚴乎閔宮別

閨壺之內外正衆神之序位舊以秦伯之廟在於蘇臺

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面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

名於是乎在祈報旁

獻一作

奠贄幣具

宜一作

列于軒廂春

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風可

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詞不足頌其休

烈寒來暑往敢用同於記年時

一有大唐二字

大曆十四年歲

在己未八月戊戌朔二十七日甲子正議大夫使持節

潤州諸軍事守潤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新拜尚

書戶部侍郎蘭陵蕭定字梅臣記

諸葛武侯廟記

呂 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水。武侯命世，實

念太

集作皇

極

魏姦

吳輕

去聲

未獲我心

集作心

脊

葺

集作昏

宇南

陽堅卧不起

集作待主

三顧

稍晚

羣雄

初定

必也

簞掃

是資

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玄黃，再得雲雨。於是右

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

萬里，張為龍形。

蜀本有亦欲二字

首吞

咸

鎬

尾束

河洛

翼乎中

夏飛躍天衢，然後魚驅。勾吳東入，晏海大勳。未集天奪

其魄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為風雷英雄痛

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己託國

集作付托

土雖狹

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既沒晉宣非敵

而戎馬

集作卑

荐駕不復中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覆

軍無虛舉矣或曰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筭矣嘗

試念之頗贖其原夫民無恒

集無此字

歸德以為歸撫則思

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其

集無此字

漢道方休哀平無政

集作罪

王莽乃欲憑戚寵造符命脇

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其

集無此字高

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興

圖振絕緒

六字集作開張論集作季世興振絕緒論

之以本臨之以忠使

人思漢卒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

曰我之舉也匪私劉氏惟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

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徂從之民聳誠感動然後

經武觀蒙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柰何當至公之運

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乎

一作
哉 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而

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

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七月集有二字十五日東平呂溫

記

斥鼻亭神記

柳宗元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

傳且千歲元和九蜀本作元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

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為謠

若痿而趨

集作起

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

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
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代之理以惡德
而專世祀殆非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
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
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
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蓋將教孝悌去
奇邪俾斯人惇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

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一作速吾得而更

之況今茲乎苟為集作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

況斯人乎州人集作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

肌我有病瘡公起其羸髻童之囂公實智之鰥寡集作孤

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

聳千載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

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斤

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於蠻夷不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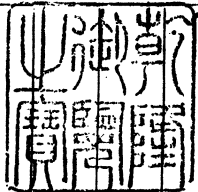
止集作淫祀出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

首

溫陵黃伯光曰柳子厚斥鼻亭神記詞極嚴正至王

陽明復象祠記其意又何其溫厚也蓋子厚疾象惡

之深而陽明闡帝舜之大二作可互相發云



文苑英華卷八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八百十五至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鈺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臣孫國鑑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祠廟下

唐寶應靈慶池神廟記一首

洪州西山風雨池記一首

楚州新修吳太宰伍相神廟記一首

歙州重建汪王廟記一首

茅山白鶴廟記一首

新修四皓廟記一首

修黃魔神廟記一首

祈禱

禱河侯廟一首

禱聰明山記一首

祠廟下

唐寶應靈慶池神廟記

張 濯

天有五星辰居其一地有五材水為之首既作鹹以正
味亦凝質而成鹽則橫目之人生齒之歲罔不資焉而
後食矣鹽之為用大矣哉寶應靈慶池者山海經所謂

鹽販之澤也俗稱官號皆曰鹽池供華夏二十餘州宅
黃河千里之曲北抱原勢南負山陰涵濡泓澄浸漬鳥
鹵外無寸草內絕纖鱗水或紫赤鹽皆潔白有自來矣
頃大厯丁巳秋雨成災凡厥井疆漫為塗潦今京東和
糴使兼知河東租庸鹽鐵侍御史清河崔公陸時以監
察權領一作顧稅是邦憂國卹人籲天有禱乃徵畚鍤集役
徒修隄防導溪澗積溜鴻湧白波如山西迤北滙散于
沒女監一作鹽斯池町畦不沒廬室獲全繫公是賴矣粵

翌日亦既開霽紅鹽自生盈掬傾筐或繭或粟形攢伏
虎色澈丹砂靈貺休徵古未之有公乃獻狀于戶部侍
郎韓公滉韓公伏奏于代宗代宗俾諫議大夫蔣鎮覆
之則編于史冊薦于郊廟矣與夫白麟赤鴈之應野蠶
稽穀之祥何以異乎冬十月詔錫池名曰寶應靈慶兼
置祠焉蓋國家祈豐財旌瑞貺也其明年因厥農隙創
茲神寢卜津涯六十三之半當安解二大邑之間揀陝
陝拯橐橐工惟力競役若子來俄結構以特起儼塗既

而斯畢然後審像設煥丹青睟容穆如甲士鼎龜則聰
明正直之有憑也夫其洞戶南豁滄波森然樹以修槐
羅以香草則風涼會舞之有所也又來歲己未夏五月
九日天子降中貴人以牲牢祀之制祀光臨衣冠列位
秩齊四瀆禮視三公亦為盛矣其後西自關輔東踰嶠
澠南馳陝服北走絳臺馬屯雲車流水乞靈報德可勝
紀乎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此之謂也遂遷
公殿中侍御史京東和糴使逮于斯任豈唯執憲簡頒

鹽政

三字一作頌
鹽之政令

必將秉造化應鼎之和羹人皆望焉

神所勞矣濯客自東鄙觀藝而來美精誠之動天多築
護之盡力輒採聞見題于樂石庶不績不朽與池始終
時建中二年秋八月記

洪州西山風雨池記

權德輿

山林川谷能出雲為

集有風字

雨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

之鍾陵風雨池在山西

集作西山

洪井之北發源山椒派分

脉散清淺數里匯歸于茲石壁峭絕泉流其下信乎精

氣之所回復風雨之所蓄池邦人敬嚮相傳名之並山
北下二十餘里有望祀之地祠宇以神之蘋蘩以薦之
祈農望歲於是乎在祀之豐約在德之輕重報之遲速
視誠之薄厚大夫李公理江西三年寬仁清淨正德利
用以黃韓篤厚之化易吳楚剽輕之俗里閭之間歌頌

集作
誦

相聞歲在丁卯六月大旱公廛身焦思所以救之

之道撰日潔誠有事于神齋心夕往艤舳宵濟厥明至
于山下達于祠亭

集作
字

精誠旁魄靈貺交感通山澤之

氣致陰陽之和和氣薰然蒸為時雨未徹奠而繁陰起
不崇朝而甘液遍蕩洒疵癘布之休和自時厥後庶微
咸若茂遂生物登成甫田而所治七諸侯如公之誠各
修其封內之祀化彼災沴為釐為福其或散為祥風結
為卿雲紛綸歲蕤奔走来告繇是九江之西歲用大穰
昔董仲舒推陰陽啓閉之數相區區江都之地用無饑
年前史書之况我公察廉八郡政成化洽人有頑薄之
俗以誠革歲有水旱之沴以德勝庶富斯民如此之盛

也春秋時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德輿從事于公記事之徒也以公之仁池之神明德參會若合符節是用追琢巖石俾邦人識之時貞元三年八月庚子記

楚州新修吳太宰伍相神廟記 盧 恕

捨人事而介福專人事而薄神皆君子不為也苟不以仁惠愛民而止以墮怠理道持甘酌芳饈以交神神在聰明正直豈許之乎若憂勤焦思訪接無怠於賢人且不遺况賢神乎所以大德君子以厚人故不薄神也楚

州以

一作比

淮孺涖太宰伍相廟置在

一作自

吳時臨邛溝

當伐越時為餽運所開太宰經畫及因讒而沒其神憑

大波雄憤無所泄蓄為猛颺駭衆吳人恐之故相與立

祠邛溝上歷代皆崇其祠椎牛釃酒小民有至破產者

北齊清河王勵刺

一作判

此州申教部民不宜荒瀆非神

之意其風稍革國朝龍朔中為狂人郭行真所焚乾封

初準勅重建大中十載四月十八日上以山陽荐災當

宁憂軫曰非朝之顯德清望有材者不可分吾憂子衆

姓於是詔兵部郎中榮陽公守郡立政行道得民之心

每雨小差期晴少失候公一至請之靈貺立答連歲豐

穰豈

一作得

非神之陰贊耶舊廟蔽隘淺迫前橫岸道塵

坳玷褻公默圖將顯大之且俟誠化更廣即增張神宇

俄有州人蔣容者啓公請合財葺之殆天啓乎何冥契

如是耶於是開其前伸其後重肖神像及儀從等畢新

廟之域

一作成

也面河距淮巖然崇堂蜿然修廊像設新

而英姿益明旂旆新而靈衛愈嚴庭可以長布武階可

以勞拾級管簫朝奏一何和神也風月夕清一何宜神也祭法曰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陵林谷川澤民所財用也今太宰之高不啻星辰太宰之利不啻山谷彼青骨而邀食於民者豈得同日而語洎詔徵公為左諫議大夫釋符之日恕蒙公付以留務行及祠前顧謂恕曰有事或誠存太宰其應也如響今去能無感焉君代我編其修建之由恕謹奉教一無偽飾公之始至也承菑沴之後墟一作廬井殘矣廩藏空矣道既彊殍牢亦

充塞及公之布德也四時洽暢千里醉歌帑廡皆溢庭
無訟人鄉縣郭邑致十倍之繁富廟宇亭肆興萬堵之
宏麗休祥表見仁聲流揚傳車云歸者少遮道竟夕不
得前雖古之良二千石實有慙色素負謙損不先之道
至於理功皆不欲人言恕親吏也其可隱而不書巨唐
大中十二年七月十一日記

歙州重建汪王廟記

汪台符

天不欲蓋地不欲載兩曜不欲凝萬根不欲生玉石一

塵賢愚一丘則神人不得不降聖人不得不作我唐不
得不興越公不得不起起而不失進退存亡者越公得
之矣隋鹿無主羣雄率舞公矯翅一鳴聲著千古提山
搗海沃沸填危掃平反側之源歸我唐虞之際武德四
年高祖下制曰汪華往因離亂保據州郡新安志鎮靜
一隅以待寧晏識機慕義志作遠送欵誠宜從褒寵授
以方牧可使持節歛宣杭睦婺饒等六州諸軍事感天
人知己瞻玉闕言懷龍劍一沉死而不朽貞觀二十三

年也有棠樹之詩無良吏之歎固得父老請建祠堂在
廳之西大厯十年刺史薛邕遷于烏聊東峯元和三年
刺史范傳正又遷于南阜即今廟是也中和四年刺史
吳公圓克荷寘應復新棟宇迄今司空潯陽公景慕英
塵經始靈宮凡三遷飾物不告勞民惟求舊濟于時死
於國功宣教化則祭之其餘不在祀典狄梁公按察江
淮焚淫祠七百所朝野避之所謂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越公欲蓋而彰雖焚不可得矣且湯不乾堯不濕曷顯

聖人之政唐歷十有九帝二百八十年其時間有奴狂

僕醉觸破王化洎僖皇歲庚子盜起曹南逆塵犯蹕我

淮王大叫義聲千里奔命宣池濠壽滁和六郡統一作統

我馬箠分我君憂苟無將將之雄莫破錚錚之膽我司

空潯陽公獨危一作陶雅嘗為歙州刺史二十年仁義禮樂餌舒池常

潤於歎最為政第一慰本城之人築久長大本豈矜莊

嚴一作壯麗一祠企望六郡直在乎開物成務遺民金石者

也台符越公之裔潯陽之吏祖能神主能賢辭或不直

作神之羞辱主之命詔我邦人同歸典實庶可與言文
論政矣龍集壬戌十二月十有一日謹記

茅山白鶴廟記

柳 識

茅山舊句曲也本記云內有靈府空通五岳其外山形
似已因名為句曲自軒轅鼎湖之後世多近智所謀一作

漸真有故金闕玉清大聖至神一作誠一作之事真靈時闡於

人間以彰道妙則漢元帝世有茅君積襲道德來受仙
任遊內統外澤加幽顯邦人瞻戴因改為茅山玄教既

溥二弟亦此山得道三峯是三君駐雲鶴之所備詳傳

記至明帝永平二年詔勅修崇其廟後代相承一作傳罔

敢或替我國家纘承真曹宗奉至教一作玄門天寶七載五

月十三日於山之西偏制置祠宇度道士三人以修時

醮列在祀典夫廟享功德顯默殊致以道而言則天地

之外亦有覆載陰陽之外亦有生化斯乃虛而有象運

而無形蓋顯為皇王師範道之形器也隱為真靈變化

道之精微也體雖隱顯心則感通有無交暢化乃大備

初真人既受羽節留二弟於句曲而謂之曰吾今去便
有局任不得數相往來要當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
邀師攜友以來遊紛有好道者待我於是乎吾自當科
之有以相教則法之本也內習精真沖寂外行廉清仁
惠每歲春冬皆有數千人潔誠洗念來朝此山自漢至
今宇宙間潛修精感轉自一作相化誘其可勝紀乎若然
者我真人玄功聖德陰陽妙用豈言能盡歟夫學道則
所見無有不忘得道則所忘無有不在多泯迹於常或

標靈引類不顯定一理始曰無方之用孰知終極是知
聖人情忘愛存慈勸不已益見道之至也真人昔將輕
舉俯視六合虛徐翔翺於是綵雲自異靈鶴自至昔亦
如天之運行日月為照星辰為曜則日月星辰為天地
光大之用天豈有之自是真富也綵雲靈鶴為真聖昇
虛之用聖豈待之自是真貴也世之賢士高位濟俗乃
無意於車輿道之真仙孕元育化寧有意於雲鶴廟者
亦如人思郅伯而愛甘棠也道士容行延生法成韋崇

珣等經營修奉歲月久矣願刻金石以志于山唐大曆十三年太歲戊午三月十八日記

新修四皓廟記

國之所以病者在乎名分差賞罰謬賤妨貴孽代宗河決樹顛可拱而俟夫聖人作則必建皇極叙彝倫植禮為防坦順為路使尊有定位下無覷心春秋垂子貴母貴之文年鈞德鈞之說姪娣審於左右文質殊其後先等威著明條貫纖悉選師保以教之設疑丞而輔之春

誦夏絃一物三善故刑于寡妻文王之所以正家道也
抗法伯禽周公之所以致頌聲也昔申后黜而小弁賦
子朝寵而王室亂獻公從筮晉祀如綫楚建遇讒羊姓
累棋列于格言垂作殷鑒漢高皇帝提三尺劔奮布衣
夷秦剪項南面而帝及乎踈孝惠私趙王本根一搖海
內失望向使安車空駕羽翼不來蹈金寒玦離之蹤成
母愛子抱之計四百之祚岌乎殆哉非四公之高名不
能割漢祖肌膚之愛非留侯之竒策不能振大賢金玉

之音然而顯晦異宜語默殊用塗山玉帛有御風沐雨
之勞陋巷簞瓢無被髮纓冠之責兼濟獨善相與背馳
唯四先生兩有之矣往者明祠頽壞靡有子遺太傅兼
中書令許國公爰命經營不日而就棟宇甚美神形若
生如裁兔鹿之書似指狼羊之喻松涼挂燠雲白霞丹
坐視天倪時聞地籟公秀發人瑞雍容國禎一作禎本於
忠孝文以禮樂每絕編而嗜學常吐舖一作舖以迎賓至
于戡定之懋勳廉察之殊政則銘於彝器藏在史官宜

有如季文子者請之太史克者詩之非昧者所宜造次道也公以為四先生避秦亂逃漢祿而所立利澤如揭日月彼佩金印乘朱軒食萬鍾潤九里而括囊避事全軀保挈一作挈疑作挈聞四賢之風可以有立志矣故公之飾是廟也見聖王固本之制焉有詩人伐檀之志焉豈特燭耀巖穴旌賁隱淪而已光化二年十月一日記

修黃魔神廟記

袁循

咸通末歲今翰林舍人蘭陵公自右史竄黔南秋八月

二十七日沂三峽次秭歸時蜀水方漲橫濤蔽日公積

悸而寢夢神人赤髮碧眸且云險不足懼公異之再寐

一作寢又夢公詰其所自則曰我黃魔神居紫極宮之隅

將祐助明公出于北境公曰吾斥去荒徼危殆未已神

能惠我何也以朝夕期幸與我俱遊與我不忘矣一作巫

言之神許諾自是抵于黔又遷于羅每陟險艱神恍

一作况如在洎公遷于朝神夢告歸公曰將設一作廟列

塑于宮之傍丁酉歲公從弟旣自澧陽尹亞西蜀路出

祠下以囊金致公意謂前制不專請別修敬太守清河
公承命感異親營之心匠既陳層軒以新神樂來斯靈
儀蹲蹲按靈寶經南方有大魔其中央曰黃天魔王橫
天擔力謂能力扶昊蒼周覆萬有天其或者以公有弘
濟之業將扶危定傾作鎮天步俾黃魔降鑒為公之兆
朕乎噫天為功必藉於大賢神之靈固輔於有德是必
有鴻猷盛績萃于公之心未可知也循以學官泣秭歸
奉太守命弗敢讓所記乾符丁酉歲仲春九日司戶叅

軍袁循記

祈禱

禱河侯廟記

裴處權

明皇帝懷柔百神以功躋四瀆蒲股肱郡實祠宗繇是
剗舊圖新廟貌甚設國有祀典蒲侯職之然天下郡縣
瀕于我者多曲架榱廟神乞靈滑臨洪波神有寧宇
且曰瀆古侯也故神以侯稱六年夏不雨尚書博陵崔
公懼茲農事凡明神靈跡有可以膏稼穡者必命犧牲

簫鼓以動之卒無應一旦監軍使閻公曰郡瀕河侯廟
具存姑用旱禱宜幹流以蘇大田五月庚午公會閻公
幄河壩列旌旆率府從事合牙門諸將郡縣吏羅為侯
拜聲以具樂醜以清觴腥爛燔炙苾芬交錯版書精意
以聳侯聽六月辛未雨乙亥始霽自乙亥至於秋七月
壬子以烈日下燭南畝復燥公曰時雨難再將奈秋成
何閻公曰河侯利吾州前應如答吾且祈且報庶終侯
功癸丑公復會閻公儀若庚午丙辰雨己未乃霽噫公

禱之虔神應之速禱不虔無以徼侯貺應不速無以協
農時既貺既應多稼織野寒耕熟耘之子其有京坻之
望乎昔王尊捨熊軾卧金堤却驚波也公仗戎鉞禱于
河濱勤甘雨也驚波縮所以完居邑也甘雨零所以遂
嘉穀也則知前賢後賢之推誠濟物一作若符契矧
乎食民天也宜拜侯賜閻公揖曰齋誠以動神者尚書
公之德也公揖曰始謀而獲應者將軍民之力也於是
相與拜宇下或曰昔歲河流汜濫將魚滑人滑人祝侯

駭浪帖息今者拜侯賜未若記侯之感通公乃召從事
河東裴處權文其功客有博陵崔應書于石會昌六年

九月一日建

一作記

禱聰明山記

盧 頊

聰明山之神蓋倣落上古不知其始興也

一作其所自興也

若

曰禍淫之謂聰降祥毓物之謂明美稱備焉取名斯在

觀夫羣山逶迤自西北而茲鎮秀拔屹臨東夏揖岱宗
於遠邑延旭日於高標豁開廣平千里如砥靈源森麓

迴合窈冥禳祈必徵肝鬻如覩祀典曰山川丘陵能出
雲為風雨有功及物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元和丙戌
歲右僕射范陽王總戎之三年詔自上黨撫巡東封登

車誓師講若畫一萬旅齊列千輪北

一作比

衝振蕩林巒

翩翩旆旌雷動雲馳不聞人聲公清明在躬文武是憲
翼聖濟俗宣威靖難申伯旋謝太公祖齊華夏具瞻今
古榮觀冬仲月生魄至于茲山齋莊廟庭躬執祀事於
是大備控揭畢陳犧牲神之格斯歆我明德君子曰惟

精誠通乎神惟聰明應乎人天地交泰而賢人用神人和叶而茂勲立公之舉也神之助也不然何年祀未幾而變化神速臻於是耶故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又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其在於公乎項謬職分符今逾一紀獲奉威命舊邦惟新黎庶其蘇邦家之慶祝公壽考永固河山夫言而無文行之不遠乃刻石以紀傳於後人自公及監軍使慕容郡守列將等咸載名氏云元和四年七月九日記

مجلس تدریس

شماره ۱۰۰

۱۰۰

文苑英華卷八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學校

講論
附

問國學記一首

國學新修五經壁本記一首

崑山縣學記一首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一首

文章

太宗飛白書答詔記一首

故刑部尚書中山李公詩法記一首

移顏魯公詩記一首
吳郡詩石記一首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一首

東林寺建碑記一首

學校附講論

問國學文粹記
作序記

舒元興

先王建太學法以教國曾子欲毆人歸義府也故設官

區掌嚴大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出元輿既求售

一作善藝於闕下謂今之太學猶古之太學將欲觀焉自

以為下士小儒未嘗覩天子庠序欲往時先三日齋沐

而後行行及門下脫蓋下車循墻而趨請於謁者曰吾

欲觀禮於太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許諾遂前

導之初過於朱門門闔沉沉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

拜之次至于西有高門門中有厦屋問之曰此論堂也

予愧非一作子鴻學方論不敢入導者曰此無人乃虛

懼其

堂爾子感

一作感

之遂入見庭廣數畝盡墾為圃矣心益

感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耶導者曰此

積年無儒論故庭得

一無得字

化為廢地久為官

一作宮

於此

者圃之非圃所宅也循廊升堂堂中無机榻有苔草沒

地予立其上悽慘滿眼大不稱嚮之意復為導者引又

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入論

堂俄又歷至三館門問之曰廣文也太學也四門也入

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之奧如堂館之

蕪嗟乎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

室其源天下為之顯頌故唐堯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

典三禮教胄子誕敷文德於天下天下之屋皆可封及

夏殷時其孟也則必能一無能字濬之其季也則皆自室之

自室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勃焉

一作興而作復唐虞之道行五六一作七八百年而付仲尼仲

尼承之孜孜日夜席之一無之字不暇一作敢暖祖述之憲章

之發揮一無揮字於鄒魯恢一無此字張於洙泗上摩躡三光下

垂之無窮其徒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
丁周季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解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
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而一無弛耶至嬴政犯之室
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於天一有矣漢初纔息干戈復
濬其源而伏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並出維持戰爭
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
干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及闢儒官一作立素王祠
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寇生幽

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太學之道不得不哀涼今皇

帝傳大寶七祀生獻吳淠蜀禪於郕

一作郕

廟梟夏逆首

殛潞子

一無子字

姦帥拔魏世家此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

今溟澥無揚

一無此字

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

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太學且猶哀涼之若此豈非有

司之不供職耶羣公卿士之不注意耶不然何使巍巍

國庠寂寞不

或作無

聞回也賜也說繹

一作釋

道義之聲雖

館宇雲合鞠為荒圃可謂大國設虛

一作虛設

以自欺也愚

其不敢取

一作愚甚不取

且懼周公仲尼之道沒墜於泉遂記

其所荒之大畧以喻有司

一作皆唐文粹

國學新修五經壁本記

劉禹錫

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

集無詳字

定五經書

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

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之而歸

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歲

文粹作載

崩剝汙蠹泮

一作然

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

以治國學上言遠賜千萬時祭酒皞實尸之博士公肅

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式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

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集作之其制如版

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皆集作施陰闕使衆如

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屋集作相照申命

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遜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

成讐校既精白黑彬班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

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著蔡由京師而風

天下軍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縫掖者

一有鑽仰而談字

已於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
金石刻且歌之曰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
昧而明之孰規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
我學徒絃歌文粹作詠以時切切祁祁不遨不嬉庶乎道人
來采我詩時余為禮部郎凡瞽宗之事得以開決故書
之以移史官宜附于藝文志

崑山縣學記

梁肅

學之制與政損益故學

二字集作政

舉則道舉道汙則政汙

崑山吳東

集作都

鄙之縣先是縣有文宣王廟廟堂之後

有學室中年兵饑荐臻堂宇大壞方郡縣多故故未遍
繕完其後長民者或因而葺之以民尚未秦故講習之
事設而不備大厯九年太原王綱以大理司直兼縣令
既而釋奠于廟退而嘆曰夫化民成俗以學為本是而
不崇何政之為乃諭三老主吏整序民飾班事大啟室
于廟垣之右聚五經於其間以邑人沈嗣宗躬履經學

俾為博士於是遐邇學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歸市
焉公聽治之暇則往敷大猷以聳之博考明德以翼之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揭而厲之使自趨之故民見德而
興行行於鄉黨洽於四境父篤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
儒服而行莫不耻焉僉曰公主二字集設教矯其末
不墜其本易其俗不失其宜也傳曰本立而道生昔崔
瑗有南陽文學志王粲有荊州文學志皆表儒訓以著
不朽遂繼其流為縣學記俾來者知我邑經藝文教之

所以興是歲龍集乙卯公為縣之明年也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

歐陽詹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為言耩

公項切耩也集作耩非下同

也如農

之耕田疇焉田疇將植而求實雖耕矣必耩分其畦隴嘉穀由是乎生典籍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庠春享先師後更月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成儒術也聖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精于五而禮記在乎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羣

籍而講之東修既行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

抗牘南座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

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太學師長序卿集作鄉

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

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筭家輟業

以從

集作輟肆業以明

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即席鱗居攢弁如

星連襟成惟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用禮之要正三代

損益得失定百家䟽義長短鎔乎作者之意注乎學者

之耳河傾于懸風落于天清冷灑蕩幽遠無泥所昧鏡
徹於靈臺所疑水釋於心泉後一日聞于朝百司達官
造者半後一日聞于都九城知名造者半皆尋聲得器
虛來實歸予職在下庠亦掌有教道不足訓領徒從公
惟始泊終覩公之美敬書盛事記諸屋壁并列當時執
簡樞衣者于左偏貞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文章

太宗飛白書答詔記

權德輿

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

集有者字貞觀十六

年答左散騎常侍劉洎之詔也吾觀古之令主未嘗不
虛已以納諫古之良臣未嘗不匪躬以盡直然後百度
貞九有清係此物也初太宗與公卿大臣往復古義以
聰明示羣下洎退而上書其大旨以為動神機縱天辯
不若凝旒虛襟以至公慎取捨而已故沃心以納優詔
以答嘉其忠故以誠詞渥其禮故以手翰史臣實錄具
載其事有都官郎中竇泉者博古尚藝貞元初得其書

於人間太清宮道士盧元卿又得之於竇氏元卿工為篆隸八分諸書且其家法保而藏之久矣元和五年夏四月予以太常齋薦于宮師因出以示予予乃整衣冠離次捧視且以見聖唐建巍巍無窮之基在此編也至若縹緲鴻翥一作飛之勢輕濃蟬翼之狀子敬白而不飛子雲飛而不白稽合衆美裁成絕藝集作勢又以見哲王之餘裕書圃之逸品云

故刑部尚書中山李公詩法記 蘇題

唐開元四年太歲丙辰二月戊申朔二十六日癸酉銀青光祿大夫刑部尚書昭文館學士中山公薨于京師宣陽里私第享年六十先五日扈駕自新豐湯井還其日奉制持節復蹇於湯所以降雨故也還歷二日自說齋祭滌濯之事願言也一無賦詩至其夕賓友皆散因也字賦詩至其夕賓友皆散因作扈從詩十韻遲明命以示頌詩成而寢奄忽生災此即夫子獲麟之卒章也既殮公子壻右金吾倉曹博陵崔望之自其家取以見遺嗚呼翰墨未燥形神已離舉

朝驚嗟之聲不崇朝而達於遠矣公文特稱於世每謂知音則寡同氣相求速觀此詞何異於理正在心而為詠豈交臂而相失曾未數刻恨不回車擊節而如舊也撫膺一慟不覺涕之漣而痛矣中山長無見日雖子期不聽存者可以絕絃而相如有作歿者竟傳遺草故錄如右記其事云

移顏魯公詩記

鄭薰

顏魯公既用貞鯁為元載所忌由刑部尚書貶夷陵郡

別駕大厯六年又以前秩轉廬陵郡道出宣州之溧水
縣縣之南經古烈士左伯桃墓節槩交感即於墓下作
詩一首自題於蒲塘之客舍一作館詞韻淒激點畫蘄壯

窮國藝之奇事厥後泊于大中丁丑歲八十七年矣孤
宇負閭扃滕不固久為飄曝新牧所困一挑半剔往往

滲缺余作鎮到此有客謂余者一作惜之立召工將王

少儒領其部匠鑿垣複匣移宮于北望樓之西隅且以
為郡居之勝絕鐫石其下俾後之觀者知改置之意無

忽大中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宣歙池觀察使檢校右
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鄭薰記

顏公以永泰二年丙午二月貶峽州別駕旬餘改吉
州司馬六月次江州之廬山有東西林題名必以秋
至吉是年十一月改元大曆故次年丁未十月公遊
青原寺題名便稱大曆二年又明年戊申五月移撫
州刺史己酉庚戌皆在官六年辛亥閏三月代到而
四月書麻姑壇記猶以撫州繫銜今於文集及石刻

攷之是歲八月次上元縣乃自撫歸京時也上元與
溧水實為鄰邑今皆隸昇州當時溧水則隸宣城公
題詩烈士墓在六年與此記合然鄭薰唐名臣記謂
公由刑部尚書貶夷陵郡大歷六年又以前秩轉廬
陵郡道出溧水不應謬誤如此七年九月公復刺湖
州八年正月赴上

一本以丁丑
為丁酉非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刺史

二字集
作牧

房孺復為杭州牧皆

豪

一作碩

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

流雅韻名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為詩酒仙

集有時字

予始年

十四五旅于二郡以幼賤不得與游宴尤覺其才調高

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

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抗印今年佩蘇印既醉

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

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望

集作願

及此哉然二

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

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當時最為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句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

白氏洛中集者樂天在洛所著書也太和三年春樂天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及茲十有二年矣其間賦格

律詩凡八百首合為十卷今納于龍門香山寺經藏堂
夫以狂簡斐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於意何我
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為
將來世世讚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十方三世諸佛
應知噫經堂未滅記石未泯之間乘此願力安知我他
生不復游是寺復覩斯文得宿命通省今日事如智大
師記靈山於前會羊叔子識金環於後身者歟於戲二
喜一作垂老之年絕筆於此有知我者亦無隱焉大唐開

成五年十一月二日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樂天記

東林寺建碑記

張文新

北海守李公文人之雄書品之能者也開元十九年作東林寺碑手筆一軸俾模而刊石藏於寺者凡百一十三歲僧之歷居者不啻大千數未始有議建豎者釋雲臯本謝氏子讀書為文將就鄉賦舉進士遇明師悟寂滅之樂因髡頭就學遂僧于東林且有年矣一旦視碑

卷嗟曰遠公之名德振千古東林之聲籍冠宇內而是
詞是翰記其所由然誠天下之妙絕山門之光大儒釋
之美談也宜乎始至而揭諸顯敞俾文士名僧趨嚮之
不暇是何卷於塵中踰百載莫石莫刊將焉用僧予僧
門一士也一杖一屣一作履足以歷岨嶮一鉢一衲足以
了朝夕不著不繫視千萬里若尋丈間遂裹足道途東
西南北募緣以成其事會河東裴公自中書舍人開廉
府于鍾陵敷文行政教之餘得六度三乘之奧聞臯志

願亦垂信施因自染翰贊列爵秩名氏于卷末又有以增名迹重為光也臯乃得模而刊於碑會昌三年四月

磨礮既成遂光遂平鐫之硜硜夫象奎呈如蛇如龍如

飛如行一作走如筋玉在漆如玄穹列星立之亭亭弗磷

弗傾于寺之明余時刺茲郡因減俸緡屋其上且嘉一作

臯建志不苟古人云智過千人謂之英臯之有決補

遺事之智有崎嶇辛苦以成其智之一作智字實過於百一

十三年歷居之僧遠矣庸不謂為僧之英乎故記一有之字

碑之陰

一作皆續廬山記不若元本為是後題
觀察使裴判史張文新等立碑今不錄

文苑英華卷八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釋氏

寺

九華山化成寺記

修香山寺記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柳州復太雲寺記

復戒業寺記

院上

潭州法華院記

梵閣寺常準上人精院記

寺

九華山化成寺記

費冠卿

九華山古號九子山崛起大江之東揖瀟廬於西岸儼
削成於天外旁臨千餘里高峯峻嶺臣焉連岡走隴子
焉自元氣凝結幾萬斯年六朝建都此為關輔人視山
而天長山閱人以波逝其間聖后賢臣詠歌迭興言不

及者茲山屈焉開元末有僧檀號張姓自郡舒至為鄉
老胡彥請住廣度男女時豪所嫉長吏不明熒疑其居
而廢之時有僧地藏則新羅王子金氏近屬頂聳竒骨
軀長七尺而力倍百夫嘗曰六籍寰中三清術內唯第
一義與方寸合落髮涉海捨舟而徒睹茲山於雲端自
千里而勁進披榛援藟跨峯越壑得谷中之地而陽而
寬平其土黑壤其泉滑甘巖棲澗汲以示高潔曾遇毒
螫端坐無念有美婦人作禮饋藥云小兒無知願出泉

補過應視坐石石間漉漚

二字一作選
過不視疑

時人謂九子神

焉素願寫四部經遂下山至南陵有俞蕩等寫獻焉自

此歸山跡絕人里逮至德初有諸葛節等自麓登峯山

深無人雲日雖鮮明居唯一僧閉日石室其旁折足鼎

中唯白土少米烹而食之羣老投地號泣和尚苦行若

此某等深過已出泉布買檀公舊地敢冒死請大師從

之近山之人聞者四集伐木築室煥乎禪居有上首僧

勝諭

一作

等同建臺殿榷柎豫章土地生焉斷而斷之

珺珺琪瓊不求他山肆其磨礱開鑿瀆一作溪澗盡成稻

田相水攸瀦為放生池乃當殿設釋伽文像左右備飾

次立朱臺掛蒲牢於其中立樓門以冠其寺丹素交彩

層層倚空岳巒隊起於前面松檜陣橫於後嶺日月晦

明以增其色雲霞聚散而變其狀松聲猿嘯相與斷續

都非人間也建中初張公嚴典是邦仰師高風施捨甚

厚因移舊額奏置寺焉本州牧賢者到寺一作嚴師之

敬西江估客於雲外見山施帛若干足錢若干緡焚香

作禮遙以祈祐師廣德焉况親承善誘感悟深哉旁邑

豪右一瞻一禮必獻桑土豈諸牧不合禮焉富商大族

一作旅輕其產哉道德感也本國聞之相與渡海其徒寔

衆師憂無糧發石得土其色青白不摻如麵夏則食兼

土冬則衣半火無少長畚田採薪自給中歲領一從者

居于南臺自緝麻衣其重兼釣堂中榻上唯此而已池

邊建臺厝四部經終日焚香獨味深旨時年九十九貞

元十年夏忽召衆告別罔知攸適但聞山鳴石隕感動

無情及將滅有尼侍者來未及語寺中古鐘無聲墮地
尼來入室堂椽三壞吾師其神歟跌坐函中經三周星
開將入塔顏狀亦如活時昇動骨節若撼金鎖經云菩
薩鈎鎖百骸鳴矣基塔之地發光如火其圓光與其佛
廟羣材締構衆力保護施一金錢報一重果下為輪王
上登聖地昔有護法良吏洎施力僧檀越等具刻名于
石士疾歿代不能立殊績以濟衆又不能破餘財崇勝
因緣啄腥羶顧兒婦生為人非死為鬼責悲哉時元和

癸巳歲予閒居山下幼所聞見謹而錄之孟秋十五日
記

修香山寺記

白居易

洛都四郊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觀遊之勝香

山首焉香山之壞久矣樓亭騫崩佛寺

集作僧

暴露士君

子惜之予亦惜之佛弟子耻之予亦耻之頃予為太

集作

庶子賓客分司東都時性好閒遊靈跡勝際靡不周覽

每至茲寺慨然有完葺之願焉迨今七八年幸為山林

水一作主足償初心復始願之秋也似有緣會果成就之

噫子早與故相國元公

四字集作元相國

微之定交於生死之

間冥心於因果之際去年秋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滅獲輿馬綾帛泊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為謝文之贄來致於予予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贄不當納自秦抵洛往返者再三訖不得已乃

集無

乃字回施茲寺因

一作固

請悲智僧清閒主張之命謹幹

將士

一作仕

復掌理之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橋一所連

橋廊七間次至石樓一所連樓廊六間次東佛龕大屋十一間次南賓院堂一所小大屋共七間凡支壞補缺

壘集作墮覆漏圯墁之功必精赭堊之飾必良雖一日

必葺越三月而就譬如長者壞宅鬱為道師化成於是龕像無燥濕侈泐之危寺僧有經行宴坐之安遊者得息肩觀者得寓目關塞之氣色龍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樓之風月與往來者耳目一時而新士君子佛弟子豁然如釋憾刷耻之為者集無者字清閑上人與予及微

之皆宿舊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感往一作性非念來歡一作

歎且贊曰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必

有以滅夙殃薦冥福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知化

劫不與微之結後緣於茲土一作西方乎因此行願安知他

生不與微之復同遊於茲寺乎言及於斯漣然集作涕

下唐太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記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劉禹錫

益城有集無右門街集作大逵坦然西馳曰石笋街街

有字

御

集作

大逵坦然西馳曰石笋街街

之北有仁祠形焉直啓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
交錯相輝綉干碧霄望之如崑閬間物太和四年蜀帥
非將材不修邊備南詔君長謀得內空乘隙坐入關于

城下或縱火以駭衆此寺乃焚高門修廊委為寒燼

集作

爐

如是者再歲帝念坤維丞相復來山川如迎父老相

識環視故地寺為焦墟適興起廢之歎爰有植因之願乃
命主俸吏以吾緡錢三十萬為經營之基自公來思蜀
號無事時康歲稔人樂檀施公言既先應如決川乃傾

囊褚乃出懷袖勝因化愚惠

集作慧

力攝慳男奔女驟急

於徵令匠者度材以指衆徒藝者運思以役衆技斤鋸
磨礮丁丁登登陶者儲精巧者效能歛自火宅復為金
繩沿故鼎新因毀成妍華夷縱觀萬目同聳既告訖役
公來

闕

雲鮮日潤輝映前後於是都人舞抃而謠曰

昔公去此福成以燬今公重還福成復宇民安軍治亦
如此寺庸可勿紀乎公實聞斯言遂折簡見命謹月而
日之時太和某年某月日大檀越具官封爵段氏其他

發大願者程功董事者自中貴人及賓介一作條將吏若僧徒偕籍之而刻于石

柳州石本有重字復大雲寺記

柳宗元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面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鷄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飾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蓄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集作屠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

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
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
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
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
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達達橫街北屬之江
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
佛廟集作室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鍾以
嚴其道而傳其石本無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

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十六日寺皆復就

復戒業寺記

沈亞之

皇都左輔其屬縣朝邑縣令王鄆言能改作便民嘗

集作

當有緇衣遷寺戒業民不便鄆復之初蒲寇李懷光既虜其屬將收其散卒聚之長春宮城園朝邑室廬皆殘

燼寺宇益毀其後緇衣以為居近郭苦遊兵乃聚黨與
謀遷之西岡縈垣侵社地又治殿廡諸墓墳壠當其下
者輒平去是時鄆為尉固止之緇衣之魁得他吏與交
通為助故尉終不能制日一作縱其徒於民間為禍福

語以動惑之民無老幼男女爭相率以奉所欲顧尉集

畏已後耳及鄆為令乃元和七年也明年召緇衣宿老

師弟子與語曰緇衣之道非能逾仁義以無害故天子
許留國中前者緇衣無狀徙其居西岡之上侵社地壞

丘塚夫社國之尊祭也丘塚人之反本也今爾集作曹

自為其居侵壞之是寧無害耶某昔爭之不得身一作故

常慄慄抱痛願得自効以快意今能亟復幸善不能亦

且論擊矣民間之皆大喜故以其年十一月悉還其故

九年余東適邯鄲走蒲關朝邑令為具闕前奉酒於

余因請以其事次於集作文

院上

潭州法華院記

于頔

長沙郡之安國寺寺之北偏法華院結構始畢光明弘
敞依之者有其旨乎即我湖南伯御史中丞楊公竭孝
思追大福報罔極于所恃也於戲萬法性離也言說非
法也然捨言說無以辯了義詮實相繇是經教生焉佛
說九部法華為最其逗機也韶靈珠於髻上指衆寶於
藏內藥草沐莖葉之雨諸子悅羊鹿之車其會真也以
開示悟入誘羣迷令得佛知見以會三歸一為上乘令
知法真際至於如是性如是相了緣起叩寂滅億劫諸

佛乃能知之其餘聲聞辟支如稻麻竹葦不得其微密也若有受持讀誦勇猛堅固我為勝因果亦隨之即揚州龍興寺阿闍梨靈祐鑽研歲久深解義趣常為寶函以授信心仍大署其背曰功滿三千其道乃圓百福萬善充塞沙界中丞先太夫人滎陽鄭氏以閨門尊重之德奉西方清淨之教歸命道士且業是經是一作時有明晦我無間斷居無幾實盈其數焉常願極精慮罄泉貝大依佛事共揚光烈嗚呼風樹之感霜露之悲入肺肝

者可勝道耶今位登方伯輕千乘之貴捐萬鍾之祿隳
心裂膽度紹前志此所不敢一日而忘其親也先是此
地松竹葱蒨含絕世之異觀者百輩曾無頌聲公乘時
多暇高步廊廡密獲勝勢其心快然因心計手指付于
匠吏經時而成之堂殿崔嵬以切雲軒廊窸窣而䟽風
皎嚴淨而無塵若釋梵之天宮大德僧懷遠秀掩珪璧
操陵霜雪是故啓請為其主張加之以田產因之以減
獲受用具足無遺乏相嘗聞於經曰造塔廟建形像旃

檀沉水彩畫裝鉸如是功德福不唐捐伏知必有以資
窈冥闢往路揮斥萬有騰陵三界巍巍尊識補賢聖處
信決定矣其或否者我教其誣乎恭惟先太夫人誠敬
齋莊高明惠和道可以禪補陰教禮可以綢繆婦則早
居穆伯之器有賢子三人始在童孺則自教誨非雅言
正味不道不食使中和淳粹之氣飽飫其腑藏焉故中
司洎令弟兵部郎中凝大理評事凌皆擢進士高第以
清風累德文學政事振休聲于宇內議者謂玉昆金友

如三山峙立三川橫流焉後之君子非但寶地覩此誌
可以知上有聖謨之美下有
大孝之嗣矣公永懷慟絕
不忍握管濡墨以文字自
導其意見托序述乃惕然
而書之

梵閣寺常準上人精院記 符 載

峯巒不嶢峭無以為泰華院宇不嚴麗無以為梵閣此
寺之有此院猶頭之載冕弁目之懸眸子有闕是者謂
之顛昂丈夫其實誣之矣蜀郡豪也其民侈而夸者有

之其土腴而譁者有之偶得靜地黃金以梯

一作賤疑作棧

梵

閣據龜城犀浦之間背郭六七里而遥擺喧傲俗已有
真趣及履吾之精院也非天雲而高非川澤而深非江
海而遠非山林而靜滿庭多修竹古樹喬柯密葉扶踈
膠轆其下向有茅齋洞啓晨朝日出光照屋棟一聞鐘
磬焚香掃地其心冷然也亭午無人經行林中凡鳥不
來時聞一作雲非天風其形飄然也沉沉子夜清宵覺絕唯
餘皓月鋪軒洞牖其氣凝然也夫人之神不靈者耳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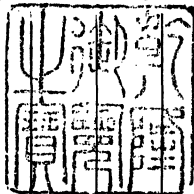
泥也居處蕪也思慮昏也苟身棲清靜一作淨之域目睇

澄鮮之境心遊寂寞之地雖妄想有金城湯池之固不得與吾為敵矣余為六塵組織困於懺洗嘗與一二善

友跳身此來高僧達客微言相誘剎那之下我得一作得我

本性况復主人棲處偃仰動淹星歲哉院主姓瞿氏真釋種也行業如圭璧標韻如松鶴毗尼大藏啓其關鎖壇場之上鬱有風稱弟子以羸漏之質入旃檀之林嗅聞馨香身意快樂故書美以示於道流欲使後之君子

遊其地觀其文明其人知余詞之不鹵莽也丁亥歲正月辛卯國家郊天之日也試太常寺協律郎攝監察御史符載厚之記



文苑英華卷八百十七